



叶霞翟 / 著

WAVES 天地悠悠 胡宗南夫人回忆录

他们的爱情，
折射出一个时代的
沧桑巨变

畅销台湾半个世纪的感人之作

年 轮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叶霞翟 / 著

天地悠悠 胡宗南夫人回忆录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桂林

原著：天地悠悠 叶霞翟 著

通过 成都同舟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(mail:tzcopyright@163.com)

经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授权给

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)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简体字版本
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: 20-2014-29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地悠悠: 胡宗南夫人回忆录 / 叶霞翟著. —桂林: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5
ISBN 978-7-5495-7274-8

I. ①天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叶霞翟(1913~1981) —
回忆录 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8949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(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: 530007)

开本: 845 mm × 1 340 mm 1/32

印张: 7.125 插页: 12 字数: 150 千字

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~10 000 册 定价: 3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辑一

003 // 一张照片

023 // 万卷诗书

051 // 黎明前后

077 // 甘苦之间

099 // 再接再厉

115 // 求学问道

133 // 天地悠悠

辑二

157 // 结婚十周年

165 // 倾诉

173 // 茫茫一百日

181 // 去年中秋夜

187 // 大将军的小故事

201 // 梅林花开

I 附录

207 // 要做大丈夫

——先父胡宗南将军逝世三十周年纪念 / 胡为真

213 // 三分之一

——先父胡宗南将军逝世四十周年纪念 / 胡为真

217 // 醉美三峡

——思念母亲 / 胡为美

辑 一

一张照片 /

一切都是从一张照片开始。

那是一九三〇年,我才十六岁。那年夏天,我考取了浙江大学农学院附设的高中——农高。和我一同考取的女同学一共只有三人,小姜、小朱、小江。我和小江是在入学考试时就认识了的。因为投考的女同学很少,我们又恰好在同一试场,注册以后,我们要求编在同一寝室,自然而然地就成为好朋友了。小江是宁波人,父母仍住在家乡,她的大哥是黄埔四期的,那时在杭州保安司令部做大队长,家在杭州清波门。小江每个星期六都回家,有时也约我一同去。她的嫂嫂是典型的贤妻良母,子女众多,会做一手好菜。她对我也像待自己的妹妹一般,所以我很快就拿他们的家当自己的家了。

一个星期天的早晨,我和小江正在房里看小说,忽然听见一个粗重的男人声音在窗外问:“你们看什么书?”我抬头一看,窗外正站着一个又高又大的男人,三十光景的年龄,黄黄的长方脸,高鼻子厚嘴唇,两眼大而有神。“看小说!”小江头都没抬地回答了一声,显然这位是他家的熟朋友。我觉得小江这样好像不太礼貌,就对他笑了一下作为招呼,于是他问我看什么小说。我正在看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,就把书向他扬了一扬,他问我是不是喜欢

看翻译小说,我告诉他什么小说都看。事实上我正热衷于小说,尤其是许多俄国小说如《罪与罚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等都看了好几遍。于是他告诉我,如果我们喜欢看小说他可以借给我们看,他那里什么都有。原来他是小江大哥的同期同学,那时在杭州《民国日报》任总编辑,一个报馆的总编辑家里,当然有很多书的。小江听他说要借书给我们看,兴趣也来了,放下手里的书,开始和他聊天。

果然,这次以后他每次来江家都给我们带书来,慢慢地我也和他混熟了。他姓胡,我们叫他胡大哥,因为他的皮肤特别黑,我们又给他取了个绰号“老黑”。我们几乎每星期都要看两三部小说,日子久了,他也记不清哪些书是我们看过的,哪些是没有看过的,有一次就提议最好我们自己去他家挑。那个周末,我们从笕桥进城,叫了一辆黄包车直接从车站到他家里。

他有一个并不算大的书房,三面都是书架,只有靠右的一头有一空处,摆着一张大书桌,上面墙上挂着一张照片。我一走进去,还没有开始看书架上的书,就给那张照片吸引住了。那是一个青年军官的照片,只见他身上穿着整齐的布军装,腿上打着绑腿,腰间束着皮带,姿势优美而英挺。那镶着军徽的军帽下是一张极为英俊的脸,浓黑的眉毛,炯炯发光的眼睛,鼻梁高而挺,嘴唇紧闭但线条柔和而带笑意,站在那里整个人是那么生动有神。我对着它呆

呆地看着，竟忘记去找书了。站在我后面的主人，看我对那照片看得那么出神，就笑着问我说：“你认得他吗？”

“不，不认得。”给他这一问，我猛然觉察到自己的失态，满脸绯红，期期艾艾地竟有点答不上话来了。他倒不介意我的窘态，接下去说：“他是大大有名的胡师长，你们这些小姑娘不知道他，前方的军人可没有一个不知道的。”

“报上有他的名字吗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，你们看报只知道看副刊，看社会新闻，从不看国家大事，才不知道他呢！”

“你说他是师长，他看起来可很年轻呀！”

“自然年轻，他还只三十岁呢，他的升级不是一步一步升，是跳着升的。”

“你好像对他很清楚似的，他是你的好朋友吗？”

“自然是，不是好朋友他还会送我照片？你知道他是很少拿照片送人的。”他显然很兴奋，也很快慰，大约他对这位胡师长确很佩服，现在看我这小姑娘对他有兴趣，想趁此机会为他宣传一番。我呢，心里也确是对照片中人很是钦羡。我想，他真是了不起的人物，这么年轻就做了师长，听说做师长要带好几千兵，够神气的。记得我们家乡有一位孟明叔，是北伐军的团长，勇敢善战，北伐时屡建奇功。三年前，他带着太太回乡省亲，县长发动了全县士绅、地方团队和两所县小的学生，在北门十里路外列队相迎，

说是接革命军。我们女子小学的校长,那位胖胖的张师母,还替孟明婶打着伞,陪着一同经过欢迎行列,她那圆圆的脸上,充分地表露出“我也有荣焉”的笑意。假如这位胡师长也到我们家乡去走一趟,县长不知道要忙成怎么个样儿啦。于是,我又对胡大哥提出许多问题,问他这位胡师长是什么地方人,什么出身。他告诉我,胡师长是浙江人,和我们是大同乡,黄埔军校第一期的高才生,刚一毕业就参加作战,追随蒋总司令东征北伐经过了不少的战役。因为他作战勇敢而又很有智谋,每次作战都得胜利,人家称他“常胜将军”。打到上海时,他已升为第一师第二团团长,他带着一团兵由闵行偷渡黄浦江,占领了莘庄、龙华和上海兵工厂,进而光复上海,把国旗插遍全市。进入上海的那一天,他集合全团官长,随带武装卫士,乘坐敞篷汽车,直入法大马路、爱多亚路、跑马厅、南京路等热闹街道,绕行大上海一周,所经过的地方,人潮汹涌,民众夹道欢呼。本来这些地方都是租界,我们自己的军队是不能进入的,他这一次以“不可一世”的声势,阵容堂堂、威风凛凛地长驱而入,租界巡捕看到这威武的情景也不敢出来阻挠了。这次不但替上海的百万居民出了一口气,更为中华民族争了一口气,从此国民革命军威震中外,全世界的人对我们都另眼看待了。

胡大哥愈说愈起劲,我愈听愈入神,那天回家以后,一

直想着那张照片上的人,以及关于他的种种故事,心里想:假如他是我的哥哥多好。记得那次孟明叔回乡后来看父亲,父亲曾拍着他的肩膀说:“孟明,桑梓以有你这样的子弟为荣,我们老大将来大学毕业以后,我要把他送到你那里去磨练磨练,俾便能为国家尽点力。”现在大哥快要大学毕业了,可是他是学经济的,哪里能举宝刀以卫社稷呢?真盼望有机会能见到这位胡师长,看看他到底是怎样个英勇样子。

从那次以后,我常常怂恿小江和我去胡大哥那里借书,顺便看看那张照片,有机会就请他再讲些胡师长的故事。同时也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国家大事,国内要闻。果然,“天下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”,我不但常常会从报纸上发现胡师长的名字,也听到许多人的口中谈到他的种种传奇故事了。他们说他不但会打仗,更会带兵,他对士兵就像对自己亲兄弟一般,士兵吃什么他吃什么,士兵穿什么他穿什么。据说当革命军北伐之初有“十不怕”的口号,就是“不怕死、不怕险、不怕饥、不怕穷、不怕远、不怕疲、不怕苦、不怕痛、不怕硬、不怕冻”,这位胡师长十项都做到了。

由于种种的传闻,我对他的印象愈来愈深,仰慕之心也愈来愈切,总希望有机会能见到他。可是,直到我高中毕业,都没有遇到这个机会。

毕业以后我去上海念大学,大学生的生活是自由活泼的,特别是像我这样比较喜欢课外活动的人,和男同学接触的机会更多,但是,谁也没有使我动心。人家说姻缘是前世注定的,也许月下老人的红线已经把我和他连在一起了。

在我念大三的那年春天,我和绮嫂去杭州探亲,一天早上,我去老师那里,他正在楼上处理要公,叫我在楼下客厅等一下。客厅外面是个大花园,那正是百花吐艳的时候,我就倚在窗边欣赏着园里的景色。过了不久,听见后面响起了脚步声,以为是老师下来了,回头一看,进来的却是个陌生人。他穿着深灰色的哔叽中山装,中等身材,方脸宽额,浓眉大眼,鼻梁很直,嘴形很美,面色白里透红,下巴青青一片,显然是刚修过脸的。当我和他的眼光一接触时,就像一道闪光射进我的心里,立刻感到脸红耳赤、心头乱跳,同时觉得这个人好像是什么地方看见过的,到底是谁却想不起来了。为了掩饰窘态,我只好又回过头去继续望向窗外。他呢,既没有退出去也没有坐下,好像马上就绕着客厅里的那长方桌开始踱起方步来了。又过了好一会儿,当我等得有点不耐烦的时候,又有脚步声到客厅门口,我以为这一次一定是老师了,连忙转过身来。进来的却是王副官。王副官对那位客人笑笑,然后很恭敬地说:“军长,先生请你上楼去。”

“唔，好！”他口里应着，脚步已跨出客厅，只听见几步楼梯声就寂然了，我想他走楼梯一定不是一步步走上去而是越级跳上去的。他出去之后，我已无心再看风景，随便在门边一张沙发上坐下，感到心慌意乱地真想跑掉了。

随后，老师终于下来了，刚才那位客人也跟在他后面。他一进来就很高兴地对我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。”然后指着那位已经站在他旁边的客人说：“这位是胡军长。”又看着客人指指我说：“这位是叶小姐。”

等大家坐下来后，老师问了我一些学校的情形以及我来杭州的事，又告诉我他中午就要去南京，因为那边打电报来有要紧的事要他当天赶去。最后他对我说：“这位胡军长是我的好朋友，他的学问好得很，你可以多多地请教他。”然后又对胡军长说：“大哥，我还要上去理一下东西，你们谈谈吧。”说着，没等他作任何表示就匆匆跑出去了。

客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，这时我已经知道来客是谁了。原来，这几年他已从师长升到军长，他的样子有点像那张照片，又有点不像，时间相隔七八年，人的样子是会变的。我觉得他的人比照片更有精神。七八年来我一直想着他，想认识他，如今，我们终于面对面了，我将对他说什么好呢？我能告诉他，他是我梦里的英雄吗？我能对他表示我私心的渴慕吗？毕竟，我已不再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而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生了呵。我脸红心跳，手足无

措,不知如何是好。幸亏他倒很能掌握情况,老师一走,他就马上移坐到离我较近的一张椅子上来,用温和而亲切的口吻对我说:“叶小姐,听说你现在在上海念书,念几年级了?”

“三年级。”

“念哪一系?”

“政治经济系。”

“呵,小姐念政治,可了不起,将来一定是个女政治家。”

“哪里,哪里,念政治是最没出息的。”

于是他又问了我许多学校方面的问题,这些问题最容易谈,也最不会得罪人,慢慢地我的心平静下来,态度也自然了。等到二十分钟谈下来,我们已不再感到陌生。后来他说要等着送我老师去车站,问我要不要一道去,我心里是想说“不”的,口里却说“是”。那时时间还早,他提议我们先去附近湖滨公园散散步,我心里想,刚刚认识怎么可以和他一同出去散步,正推辞间,郑先生来了。郑先生是认识我也认识胡军长的,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,他听见胡军长说出去散步的事,连忙对我说:“来,来,我们一同出去走走。”因有郑先生同去,我也就不再推辞了。出得门来,三个人有说有笑地从第一公园一直走到民众教育馆。

那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，正是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莺飞的时候，湖滨公园桃花盛开，香风阵阵，吹人欲醉。我走在他们两人中间，有些兴奋也有些迷乱，脚步有点飘飘荡荡的，像走在云里，当时忽然想到小江，很盼望能在路上忽然遇到她。她知道我对照片里的那位英雄有着一份特别的感情，假如她看见我竟真的和他在一起，将是多么惊喜。

一小时之后，我们回到公馆陪老师一同去车站。车站里人潮汹涌，好像还有些部队上车，胡军长没有和我们同车，我想可能他还要送别的人。车开动了，我向老师的秘书何小姐挥手送别，老师是素来不喜欢这些婆婆妈妈式的动作的，一上车他就进入自己预订的房间，继续处理公事去了。

“叶小姐，我送你回去吧！”当我看着何小姐的手帕在远去的车窗消逝后，正转身要走时，忽听得后面有人对我这么说。不知道在什么时候，这位将军竟又回来了。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连忙说：“不了，谢谢您，我自己回去。”他好像没听见我的话一样，跟着我朝车站出口的方向跑。我想，等到了车站门口再说吧。出得站来，前面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，我想这车可能是他的，但又不敢断定，心里想在快到达车子时向他握手辞谢。哪知当我们走到离车子还有几步距离的时候，他却一个箭步跑到车旁把车门打开

了。我感到很是尴尬，口里叽叽咕咕地像是又说了一两句推辞的话，但他并不理会，只是笑嘻嘻地用他那空着的左手很自然地把我挽上了车。我想，这简直是软性的绑票嘛！天下竟有这种强要送客的事，虽这么想，心里却是很快乐。

到了家门口，已是吃中饭的时候，我想请他进去吃饭，又不好意思，毕竟我们认识还不到三小时，只好谢谢他就算了。他也没有什么表示，只说了一声“再见”就叫司机把车开走了。他走了之后，我又有点失悔，觉得可能自己对太冷淡了，得罪了他。吃饭时，绮嫂问我这半天的情形我都懒得讲，只说去车站送了老师，匆匆吃了半碗饭就跑到房里关起房门，想安静一下，使头脑清静一点，把那紊乱的思绪理清楚。谁知刚进到房里，外面的门铃就响了。女佣来报告，外面有客要见二小姐。

他已换穿一套西装，态度潇洒儒雅，实在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军人。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去游湖或散步，我觉得有点累，不想出去，提议就在家里谈谈。他也乐于接受，一谈就谈了几个钟头，从杭州的天气谈到西湖的风景，再从西湖风景谈到有关西湖十景的各种典故。原来他是老杭州，在杭高念过书的，对杭州情形非常熟悉。虽然我也在杭州念过三年书，还将杭州作为第二故乡，和他比，却像个陌生人了。他是那么健谈，说话的声音平和而有力，眼睛